



繆思風采

夏日·異國偶遇

● 陳能治*

楔子

2008年夏，為蒐集論文資料之故，來到美國俄亥俄州伊利湖畔小鎮歐柏林鎮（Oberlin Town）。在這個建於1833年的迷人小鎮裡，渡過2個月、年過半百後難得的閒適時光。我放下腳步，漫步於歐柏林學院著名的塔朋廣場（Tappan Square），走過校園內義和團拳變殉道紀念碑（Memorial Arch）；我蒐集檔案，研究歷史，更細品人生興味。那些個夏日，每一次的偶遇，總讓我反思生命價值，在歷史檔案與現實之間，找尋那屬於「我」的那個位置。在那當下，我覺得，研究歷史，是幸福的。

本文寫於2008年7月11日，偶然翻閱小劄，迄今正滿三年，再讀如夢似幻；那迷人的小鎮，恬適的時光，在當前困頓的現實生活中，竟覺如是遙遠。

今天承房東太太胡伯太太之邀，到塔朋廣場，欣賞當地樂團競賽的活動，同行者還有房東太太的朋友梅西、妹妹派翠西亞（74歲），以及途中碰到的老太太梅根（70歲）。

派翠西亞從密西根來，梅根是歐柏林鎮人。第二天在星期六農村市場中，又碰到梅根在賣手工餅乾，才知道梅根和其他一群人正成立一個組織，支援瓜地馬拉的一所小學。她們募款支援瓜地馬拉一所小學一位老師的薪水；手工餅乾的收入，還有一些攤位的販賣所得，就是其中資金來源之一。我想一個世紀以前的歐柏林宣教團在山西

* 陳能治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社會科學組講師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博士班進修中。

，大概也是如此吧！正好我世界展望會認養的孩子也是瓜地馬拉的孩童，只是比起他們，我的每月從信用卡扣款 700 元，的確是非常廉價的愛心。

演唱會不怎麼樣，但是該鼓掌的一個都不會少。六個業餘比賽團隊，有年輕人，有中年人，有黑人獨唱，有老人爵士；曲風有熱音、有抒情。那位年輕小伙子的「Who am I」及「Who is he」兩首熱音，和黑人老人歌手的爵士樂特別有味道。

梅根說散坐在草坪上的都是來自周邊伊利鎮（Elyria）及羅林（Lorain）的農民。在這裡宗教是自由的，都是聯合教派，包容性大，她附著我的耳朵小聲告訴我：「我猜，我們歐柏林全鎮的人都投給歐巴馬。」我倆相顧而笑！

在我正前方的是一位老先生帶著他看來智能障礙的中年孩子，以及一個看來也是相同境遇的組合家庭；斜前方是一對夫婦，太太舒適的半躺在躺椅上，一邊閱讀，一邊聽音樂，先生則躺在草坪上，輕鬆的享受悠閒的生活。沒有激情的喧囂，看不到在西部夏季音樂會所看到的男女互擁的限制級畫面，大多是穿著悠適的老人和中年人，時間是晚上八、九點，天色還非常明亮，這裡九點半才天黑。

梅根是一位開朗的老人，雖然半盲，仍然大聲鼓動氣氛，和她聊天是一件非常棒的事，就像鄰家開朗、慈祥的老人，大聲說話，大聲笑。當我要幫她拿東西的時候，她拒絕了，她說：「我知道妳們國家尊重老人，但是我才 70 歲！」

九點半當天黑之際，螢火蟲出現，此起彼落的從草地上飛起，襯托著周遭怡悅的氛圍，讓人產生迷幻感，我想人間天堂大概就是這樣吧。

十點天色完全暗了下來後，我和這些和善的老太太走回家，邊走邊聊，她們體恤我，用緩慢的音調，問起台灣的情況。我沒有提到任何政治面的東西，只告訴她們，在我的國家，有很高的山，有很深的海洋。當我告別梅根的時候，我給她一個大大的真誠的擁抱，歡迎她們來台灣玩一玩，看看山、看看海；梅根對我說：「我希望你的國家可以永遠民主，而且獨立。」我感謝她。

派翠西亞是一位教了三十幾年高中的老太太，對她我作了兩件失禮的事，一件是問她幾個孩子？她說她終身未婚，學生就是她的孩子。第二件事是問她：「胡伯太太是妹妹嗎？」她說：「正好相反，她是姊姊，大她兩歲。」我笑說：「抱歉搞錯了。」她也大笑，不以為意。她們讓我想到我剛過 80 生日的母親，一種被呵護的幸福從心中

升起。

今晚是我與歐柏林居民生活第一次的因緣際會，感覺那麼美好。100年前，拳變後，那些以寬容對待拳變殺害者的歐柏林鎮民們，再度募款在教友殉道的地方設立學校；他們，仿佛從檔案的世界，在時間的隧道中，走了出來。

後記

歐柏林學院與義和團事件，請參見陳能治〈歷史悲劇的轉化與超越：美國歐柏林學院與義和團事件〉（《南台通識電子報》，一卷2期，2009年1月15日）。

